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SIXIANG 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丛书主编 王晓纯 吴晚云

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

敬文东 著

「向下看」就是把头伸向时代在阳光中留下的阴影里。阴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无法掩盖的根本属性，有如孙大圣那根仓皇之中竖在庙宇后边的尾巴；阴影也为诗人们提供了认识时代生活的另一个特殊角度。

在一个忙碌、快速、高效、人情淡薄如纸和崇尚可以而且必须以金钱来标价成功的时代，当普遍的耳光不仅仅打向诗人，而是扇向几乎所有「深度」或者带有「深度」意味的东西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时代对诗人和诗歌另眼相看


2017.22

172

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

敬文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敬文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1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王晓纯, 吴晚云主编)

ISBN 978 - 7 - 5087 - 3068 - 4

I. ①中... II. ①敬...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6727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

著 者: 敬文东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北方工业大学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克立 汤一介 乐黛云 杨叔子

[美]安乐哲(Roger T. Ames)

[德]顾彬(Wolfgang Werner Kubin)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罗学科 史仲文 张加才(执行)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艾四林(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 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熙国(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单 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晏 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 泳(厦门大学教授)

戴隆斌(中央编译局编审)

魏常海(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德岩 李 肖 李志强 李 颖 刘喜珍 余东升

张 轶 张常年 赵姝明 郭 涛 袁本文 秦志勇 董树宝

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王晓纯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思想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活动。我们向往自由,渴望洞察,期盼理解,追寻幸福。思想让我们遍尝跋涉的艰辛,也给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力量。思想者未必真能成为思想家,但却拥有一

片崭新的天地。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被生活中的利益所牵引,因生命中的琐事而分神,整个社会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思想的激励和精神的慰藉。

道进乎技。爱因斯坦曾指出:“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套“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以“人文情怀、学术精神、赓续传统、面向未来”为主旨,以思想与文化研究为重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力求熔思想品格、文化品性、艺术品位、科学品质和社会品行养成于一炉,使大学生在道德情操、人文情怀、艺术情调、科学情趣和社会情愫的陶冶上有所提升。当然,让这样一套丛书承载这样大的使命必然难以裕如,但无论如何,我们能以书为友,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是所望焉。

2009年5月21日

目 录

开 篇 认识诗歌

1. 对诗歌的傲慢与偏见 (3)
2. 诗歌中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 (9)
3. 生活：重提一个“破旧”的提法 (15)
4. 诗歌的外围迷雾 (20)

上 篇 在火锅与茶馆的指引下

1. 火锅与茶馆：四川“方言” (27)
2. 诗歌中的声音：朗诵和默读 (40)
3. 诗歌中的思维：谓语的和状语的 (57)
4. 诗歌中的描述与解释：是怎样和该怎样 (70)
5. 诗歌中的时间：内在的、外在的和虚构的 (79)
6. “现在而今眼目下”与“生活在别处” (87)
7. 诗歌中的文本愉悦与“实用主义”：文与质 (94)
8. 冲锋的青春与对自由的追求 (101)
9. 诗歌中的词汇：大词与小词 (109)

10. 诗歌中的空间：在乌托邦的上下文中和在生活的上下文中 (115)
11. 从“吃干马尽”说起：四川“方言”举隅 (123)
12. 对四川“方言”的妙用：一个个案分析 (129)

下 篇 在晚报与银行的注视下

1. 强人时代（上） (147)
2. 强人时代（下） (167)
3. 分析性的兴起和局限：对四川“方言”的修改 (196)
4. 椅子和树 (215)

结 尾 走出技术的沼泽

1. 方言的缺陷 (247)
 2. 行 话 (250)
 3. 有限度的对话 (253)
 4. 祈祷者 (256)
 5. 词语的游牧特征 (259)
- 附录一 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 (262)
- 附录二 丰益桥的夏天 (269)
- 参考文献 (303)
- 后 记 (310)

开
篇
认识诗歌

1. 对诗歌的傲慢与偏见

古往今来，人们对诗人的赞扬和对诗人的鄙薄可谓同样不绝如缕、源远流长。柏拉图（Plato）要把诗人赶出他心造的“理想国”，差不多算是开了痛斥诗人这一行当的先河。因为据柏拉图说，诗人是理想国这个“大时代”、“大场面”的天然破坏者；菲力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揭发出了柏拉图之流的真正意思：诗歌是谎言的母亲，是腐化的保姆，它使我们感染上许多瘟疫性的欲念，并用着妖精般的甜蜜把心灵吸到罪恶的幻想的响尾蛇尾巴上去^①。布罗茨基（Josef Brodsky）被苏联人民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流放并开除国籍，也许恰是对柏拉图一个绝妙的注脚——这就如同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所说的，全部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一样。这中间的深刻原因很可能在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一个号称伟大的时代，当然也不排除一个想成为伟大时代的那种时代，是绝不允许寄生虫存在的。寄生虫意味着，它不仅不创造财富，而且还要从时代的大机体上剥夺和浪费财富。这致使生活在15—16世纪的德国医生阿格里帕·封·内特斯海姆（Agripa Von Nettesheim）也敢在《论艺术与科学的无益与不可靠》里对诗歌大加鞑伐。

钱锺书以为，“用人”（即有“用”之“人”）和“文人”正好是一对反义词^②；我倒觉得，以诗人对“用人”可能还要更加准确一些。理由很简单，许多文人还是大有用处的：从前是往庙堂里狂奔——所谓“学好文武

① [美] 菲力普·西德尼·为诗辩护 [M]·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1.

②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说文人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艺，鬻于帝王家”；现在则是往银行中猛窜——也就是“知识就是金钱”和所谓“知识经济”之类的肉体和动作版本。诗人在这一点上正好不幸是个例外。一方面，他（她）不屑于在一个正经八百的岗位上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他（她）辛苦得来的分行文字又为他（她）赚不了几文钱，甚至有时连出售的机会也没有。据本雅明（W. Benjamin）揭发，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之所以能不断享用来自巴黎上流社会的普遍耳光，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热情和诗才一股脑儿奉献给了污秽的事物，而是他的“不务正业”和“游手好闲”^①。上流社会对波德莱尔的判词，正可谓诗人的经典象征。

在一个忙碌、快速、高效、人情淡薄如纸和崇尚可以而且必须以金钱来标价成功的时代，当普遍的耳光不仅打向诗人，而是扇向几乎所有“深度”或者带有“深度”意味的东西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时代对诗人和诗歌另眼相看。所以，当我在这里谈到地下诗歌时，就是一个与任何政治概念无关的称谓^②。地下诗歌是所有真正诗歌最根本的定义。从最严格的角度说，诗歌从来就是地下的。它仅仅意味着，诗歌（诗人）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用途，它（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实力与这个时代的其他事物一较长短（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实用方面的），甚至连“无用之为大用”这样的空话也和它（他）不沾边；走入地下，是有自知之明的聪明表现。诗歌在看待自己时，大体说来，始终都是聪明的，即使是在它最容易得意忘形的浪漫主义时期。

地下诗歌在中国不仅是指曾经风起云涌而且至今未歇的地下诗歌刊物（非正式出版物，但仍然是经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更是指它的隐喻性质：它表明诗人是以不同的角度介入时代及其生活的。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说：“古往今来哪一位诗人不是黑人？”这实际上是在说，诗人相对于他（她）所处的时代（即显在时代、大时代），从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是偷偷摸摸的，同时也是毫无用处的。一个“黑人”又会有多大的，尤其是正当的用处呢？他（她）从来就是以最低的姿态去看待时代和事物的。他们天生就是一个时

①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 [M]·张旭东译·三联书店，1992：5-10。

② 这里所说的地下诗歌，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风卷华夏大地的地下诗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是政治因素，几乎完全是诗歌美学方面的分野：具体说来，这是因为当时大批的年轻诗人的诗学主张和正统刊物（也包括诗歌刊物）的主张有极大的差异。

代生活的异教徒,却往往又会被看做另一个后起时代生活的合法圣人。这也就是奥·帕斯(Octavio Paz)曾经酸溜溜地说过的话:“在西方,在浪漫主义的伟大野战之后,诗歌收兵了:在地下作战,在陵寝中密谋。不过,正如人们所见,这归宿是一个胜利:昨天那些可恶的诗人,今天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神圣的楷模。”^①诗人的身份向来都是追加的,这就是地下诗歌的含义之一。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诗人们的目光是“向下看”,而不是像一个大时代中的其他人那样往上看,是注意到了心灵和事物最微小的部分,而不是最宏大的部分。一整部诗歌史证明了诗歌在这方面的觉悟: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细微、由抒写光明到抒写阴影和侧影。这无疑构成了我们考察真正的诗歌发展的最有效路径^②。诗人梁晓明如是写道:

向下看,与鸟一起生活的人
春天离他们越来越远
我看着花开,我看着他们在流水中
在漂散的羽毛中将一生度完。
(梁晓明《向下看》)

“向下看”就是把头伸向时代在阳光中留下的阴影里。阴影是任何一件事物都无法掩藏的根本属性,有如孙大圣那根仓皇之中竖在庙宇后边的尾巴;阴影也为诗人们提供了认识时代生活的另一个特殊角度。这是诗歌天然应该具备的,或许仅仅是属于诗歌的角度。这使得当代一位对茨维塔耶娃情有独钟的中国诗人——柏桦——有理由发问:

怎样看待世界好的方面
以及痛的地位……
(柏桦《痛》)

① [墨]帕斯·批评的激情[M]. 赵振江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64.

② 在这一点上,四川诗人走到了中国诗人的最前列。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诗人的诗歌写作也许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以点带面式地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它的特质,它的目的,它的贡献,它的成就,当然,还有它的不足。而四川诗歌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标本。

其实最主要的仍然是“痛的地位”。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说，人们其实都倾向于诉说“好的方面”（比如美好、愉悦、光明等等）；和“好的方面”比起来，“痛”无疑是低矮的事物，是阴影，是细微地隐藏在一个显在时代底部的东西。诗人的“黑人”身份决定了他（她）向“痛”鞠躬、问好以及对它的抚摸是有道理的。诗歌是一少部分人对时代之“痛”的理解和同情。布罗茨基则坦率地承认自己是——

一个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
我自豪地承认，我最妙的主意
全是二流的，但愿未来把它们
当做我反抗窒息的战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我很难判断
哪一个更糟：黑暗的内部，还是外部的黑暗。

在这里，布罗茨基的“黑暗”其实满可以“误读”为柏桦的“痛”，也就是梁晓明所谓的“向下看”，当然还是茨维塔耶娃的“黑人”了。黑暗比光明更重，出于这个原因，黑暗只能沉落于光明的底部。在此，布罗茨基不惜以缩小自己，来试图进入他眼中的显在时代和建立他需要与渴求的隐在时代。至此，我们可以问一问了，为什么波德莱尔要把自己的全部诗才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正在腐烂的“美人”、丑陋的“妓女”、无聊的“小丑”等等诸如此类的“外部的黑暗”呢？据说，初学美术的人最难画好的不是静物，而是和静物如影随形的阴影，它的形状、它的比例、它的颜色深浅等等。情况很可能倒是，波德莱尔终于理解了，时代的阴影才是一个时代中人最容易忘记和最难捉摸的东西——光明的大时代（显在时代）肯定会有阴影，除非它没有光明；而记录它、陈述它、把它摆在一贯具有健忘癖的人们面前，无疑是诗人的天职之一。

从这一特定角度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的诗歌从来就应该是地下的。它是暗中的潮流，是鲁迅所谓的“地火”。诗歌很快在“地上”（即在公众之中）获得认可往往是极端可疑的。而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所谓中国地下诗歌，除了上述原因外，其特殊之处还在于：当真正的创造

在公开场合缺少抛头露面的机会，被正统、“正确”的诗学观念排斥在外时，真正富有创造激情、立志要记录时代阴影的诗人们为自己配备说话的园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今天》《他们》《非非》《倾向》《标准》《诗镜》《小杂志》《象罔》《阵地》《现代汉诗》《北回归线》《90年代》《南方诗志》《反对》《说说唱唱》……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下诗刊的出现，莫不是以此现实境况（当然是诗歌的天然特质决定的诗歌的现实境况）为背景的。这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8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诗人，一开始就“无可如何”地遇到了这个尴尬处境。他们注定是一批“狂妄”的、对自己的创造充满信心的人，不言而喻，他们更是一群孤芳自赏、依靠互相表扬以求得继续创造的勇气和信心的人：疯狂然而却是孤独的写作，靠同人赞助、在亲友们“不务正业”的斥责声中，甚至依靠卖血换钱来印刷自己诗作的人就不在少数。这一切，不正把诗人（诗歌）的地下状态给点明了吗？美国佬布鲁姆（H. Bloom）说，诗人把自己交给诗歌，其实就算是把自己批发给了魔鬼。看看那个叫做诗歌的魔鬼是在怎样奴役它的诗人的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大批优秀甚至堪称杰出的诗人涌现出来了，对此，我愿意举出王家新、海子、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西川、骆一禾、萧开愚、孙文波、臧棣、陈东东、柏桦、孟浪、西渡、张曙光、韩东、于坚、张枣、李亚伟、梁晓明、桑克、庞培、森子等人作为例证。是他们既为诗歌增添了光彩，又为诗歌的地下性质赋予了新的特殊内涵。

这些人与事组成了一个大时代（也可以被称为布罗茨基意义上的“二流时代”）下面潜藏的小时代。小时代或二流时代由暂时被遗忘的人记录和面对的注定会被遗忘的事件与事物组成。明确地说，小时代纯由一个大时代的阴影构成。这就是地下诗歌——其实也就是真正的诗歌——最真实的定义。因此，当有人说诗歌在目前已经是一种边缘写作时，我不仅要同意他说得对，而且我还想说，诗歌从很早开始就应当是，并且必然是和已经是一种边缘写作了。从艺术和赚钱的手艺用同一个词（Art）来度量的时候，这一天就已经到来了。

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曾在某处说过，边缘不是世界的结束之地，而是世界的开始之地。那么，真正的诗歌——其实也就是地下诗歌——是不是正是世界和时代生活的开始呢？歌德（J. W. von Goethe）可

是说过“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这样的话呀。歌德的意思显然是，诗人代表了一个时代。我相信歌德太过自信了一些，或者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有理由那么自信。今天的现实正如孙文波精辟地说过的那样：“从六十年代开始，诗歌的功能便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只有少数诗人，像希腊人埃利蒂斯还固执地恪守着古老的法则，充当着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而更多的诗人，包括像布罗茨基这样的流亡诗人，都将自己的身份定在了记录者与见证者的位置上。”^①诗人代表不了一个时代。他（她）们不过是些吞噬阴影的“寄生虫”罢了，是些叫做诗人（和“用人”相对）的动物而已。他（她）们一直都在收集阴影。他（她）们在黑夜写作。他（她）们在收集阴影的过程中也顺带把自己变成了阴影的一部分。诗人和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阴影——柏拉图要赶诗人到“理想国”之外，除了“理想国”的本己要求，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莫过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王家新才说，流亡是诗人的真正命运；在这里，“流亡”同样是一个和政治没有太多瓜葛的词汇。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是诗歌而不是其他更可能组成一个小时代；大时代要想稳定存在，要想健康、全面发展，小时代就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如同一个阳光下的人注定会有影子一样，你可以忘记它，可以不注意它，还可以声色俱厉地斥责它——就像柏拉图曾经做过的那样，但你无法不需要它。我川北老家的农民们一向认为，没有影子的只能是鬼，因为鬼不具备实体的性质。

^① 孙文波. 诗人与时代生活 [J]. (民刊) 现代汉诗, 1994 (秋冬合卷): 118.

2. 诗歌中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如果我们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本身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初看起来肯定是荒唐的。这要落在素喜嘲笑的“湖边的老土匪”【狄德罗（Denis Diderot）语】伏尔泰（Voltaire）口中，一定会大笑着说，“正如没有人写文章证明人有脸一样”，同样也没有必要向人们证明你活在什么年头。是啊，90 年代不就是 90 年代吗？它难道和从前（比如 80 年代）还会有什么根本区别？《圣经》说，在时间导演的那场了无新意的威武壮剧里，在天天都无事忙般燃烧的太阳底下，的确没有什么玩意堪称新鲜事物。几年前，我曾在一首叫做《花圈店》的长诗里鹦鹉学舌样地写道：

一万个相似的日子，只是一个日子
一生只需记住全息的一天。

然而，如今（即写作此书时的 1998 年）不是已有许多人在打“世纪末”这副灰色的扑克牌了吗？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印度的发现》里意味深长地写到过，如何出牌的确可以取决于俺的意志，但拿到什么牌却正好是在下的宿命。尼赫鲁由此把前者称做唯意志论，而把后者叫做宿命论。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统一体。我们正是一群不由自己选择却“说时迟，那时快”般迎面撞上了世纪末的一代，而世纪末总不免要宿命性地和 90 年代牵扯在一起……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时代却从来都在选择着人；时代也许并不需要人的敲打，